

舟山兵火話當年

李基光

蔣公蒞臨將星雲集

三十二年前民國卅八年（一九四九）五月，

大陸東南半壁淪陷，自上海撤退出來的京滬杭警備總部官兵，由杭州撤出的浙江省政府人員和國軍，齊集舟山，筆者當時擔任浙江省政府交際科長兼綏靖總司令的侍從參謀，十月十一日，浙江省主席兼綏靖總司令周魯上將召我到辦公室說：

「頃接俞侍衛長濟時將軍電，總裁蔣公率隨員五十餘人下午蒞臨定海，你趕快請空軍王副總司令叔銘，勞煩他們把全部房子讓給我們。你負責將住的、吃的及警衛、交通各項問題，分別約集趙副總司令、羅副參謀長、總務處王處長來；你再請到海軍單位，請他們將招待所全部借給我們用。」我受命之後，立即通知趙副總司令譚輝、羅副參謀長揚鞭、王處長庸到主席兼總司令辦公室開會，分別接受任務完畢，各行各事。

空軍王副總司令與我們所住的房子，在定海城內小余橋下俗稱爲「陳家大屋」，屋主不曾見過，僅少東陳大葆露面，陳大葆年輕，再加上寧波同鄉關係，和我變成朝夕相見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因此我去到僅一牆之隔的王副總司令宿舍，說明借屋急用。副總司令早有臺灣來的飛報，專

機已準備着起飛，王叔銘將軍問我：「你們準備到何種程度？」我報告他：「住宿、膳食均已準備妥當，僅缺交通工具，定海城裏獨一無二的周主席的一九三六年福特坐車，準備迎接。領袖之用，另一輛我自駕的吉普。餘者皆屬防衛部與空軍單位所有。」王副總司令說：「車子沒問題，去接的各單位主管都有車，就地臨時徵用，李科長你們的房間怎樣分配？」我說：「報告副座總裁蔣公寢室在正屋左側的一間，中央客堂作會客室，右面房間作辦公室，走廊下面也設有寫字長桌及休息用的靠椅，床舖用紅木床，鋪板，不用席夢思彈簧床，蔣公睡慣硬板床。」王副總座笑着說：「你到弄得挺清楚，這那兒得來的珍貴資料？」我說：「這是我向夏功權武官那裏問來的，關於領袖日常生活及愛吃那些菜，我都早就弄明白了，因爲我預料領袖總有一天要到舟山來的，在我心裏已有準備。領袖早晚必祈禱，必讀聖經，必寫日記，必散步，不吃茶葉，飲白開水，寢室內要安靜免光，用外黑裏紅的絨布窗簾，天天要用溫水沐浴，領袖還有午夜起床靜思黨國大計，入室靜坐與用雙手擦面孔的習慣。」王副總司令聽我報告，一面觀察我準備的設置，周主席來了，二人相遇，立即交換意見。

我趁空繪一幅簡圖，供六十位隨員起居的房間。又爲領袖單獨設置一個廚房，準備交隨來的廚司盍奎使用。接着召集特務團王團長源根佈置外圍警戒，精選一連思想忠貞，體格健壯，儀表端正，服裝整齊的官兵，先經我檢閱，固定崗哨位置與交替服勤時間，口令更換，約定照明設施與緊急情況信號，陣地佔領、預備隊待命位置，電話連絡方法，敵我識別記號，詳細規定明白。在各就各位之後，我與特務團團附過無少校細密巡視，等待總裁侍從武官夏功權到達時再作第二度修正。

我個人親睹領袖慈容這算是第四次，抗戰時期在重慶召見我們周總司令及南嶽軍事會議我都是總司令的侍從官；抗戰勝利上海東平路官邸，與上海放棄前復興島上，我都奉有特別任務侍奉領袖。可是當時在定海機場，海風怒吼，陽光四射的下午，週圍僅僅周魯、柳際明、王叔銘、石覺、董銘德、吳仲直、顧遜若、劉廣凱、楊文璉少數將領，既沒有禮砲，也沒有儀隊。我的心裏思潮起伏，河山變色，人心惶惶，國家失去中心領導，正像一隻在狂風暴雨中失去舵的危舟，而偉大領袖，不顧個人的安危毀譽，以與國家同生共死亡的決心，跳進這隻危舟，挽救危

亡，維護道統，持守真理，發揚正義。正思索間專機已從天而降，機門打開，侍從官扶持紅光滿面的領袖出現，他老人家帶着慈祥的笑容先向歡迎者答禮握手；然後再面向座機與侍從人員的飛機，視點隨來官員，計有當時東南軍政長官陳誠上將、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今總統蔣經國先生、空軍總司令周至柔上將、海軍總司令桂永清上將、東南長官公署參謀長郭懌（悔吾）中將、侍衛長俞濟時中將、總統府施覺民局長、俞濱東局長、警衛組長樓秉國中將、空軍武官夏功權，文官則有俞部長飛鵬、周秘書宏濤、熊丸醫官及周國成侍衛官等十六位。還有空軍專機中隊長、陳長官隨員林錫鈞少將、姚參謀燮成等。正是將星雲集，中樞重心集結於定海機場。

我記得 總裁安抵臨時官邸，太陽尚未下山，首先由內衛股蔣股長陪我晉見 領袖，侍奉老人家巡視隨來官員宿營地點之後，命夏武官召見周魯主席，詳詢金塘乘守經過，及岱山飛機場施工情形，均經周將軍詳細報告，因天色已近黃昏，周魯主席辭出時，總裁面示周主席：「晚飯後，八時正召集陸、海、空作戰指揮官來此檢討。」

定海初中附近有幾幢大房子，海軍招待所即設於此，屋主是誰？我已無法記憶，這次隨總裁到定海的高級將領中，陳誠、周至柔、桂永清均宿於此，總裁蔣公所召集之會議，諸將領均已到齊，獨缺空軍總司令周至柔上將未到。夏功權武官要我將周將軍限時找到，我獨駕吉普去接，周將軍的侍從參謀陳中校擋我的駕，說周總司

令睡着了，不能吵醒他，其實酒醉之人心裏清醒，根本不易睡着，不過頭昏身不由主，站不穩到是真的！周總司令聽到我們談話聲音，問陳參謀什麼事？陳答：「省府交際科長李基光同志說，先生要請總司令去談話」。周上將說：「請李科長進來。」我進去之後說：「總司令能站起來，出去吹吹風，有吉普車來接總司令，總裁與陳長官、周主席、郭參謀長等均在定海官邸（指陳家大屋）。」周上將說：「你回去報告，說我酒吃醉了，明天早上向 總裁請罪。」好一位耿直而不作偽的大丈夫，在我內心裏對周將軍不覺肅然起敬。

關心傷患巡視海岸

定海城外街頭有個東嶽宮，當時作了傷、病兵的臨時醫院，總裁諭示衛侍衛長，要省府周主席陪同赴各軍醫院慰問傷病官兵，首先就到東嶽宮，這是蒞定後第二天早上八時半。一到臨時醫院，跨進廟門，看到病兵的連床大舖，都藉地而臥，薄薄的稻草與棉被，寒冷的海風，在當時大陸海洋氣候凍得傷病官兵身體縮成一團，全都像四日二頭「打板子」一樣，大發其抖，有的痛得嘶聲極叫！總裁一進門聽到淒慘的叫聲，又目睹此景，痛心疾首地對着周主席責問：「你們將我的士兵這這……這樣的待遇的，恨不得要舉杖痛擊醫院院長，限令立刻改善，草上加墊被，補發棉大衣，所需最好的藥品醫藥器材，舟山、金門列為第一優先，命令隨侍人員一一記下，四小時之後做到，派人檢查，如不改善，要「法辦」。

院內鴉雀無聲，傷患中嗆地呼天的也不叫痛了，聽到領袖由衷的關懷，與嫉惡如仇的怒容，內心的感激，使將士們到忘痛之境。接着 總裁到五十六後方醫院，由王院長接待簡報，設施醫療均較週到。

將近正午巡視到七十五軍第六師防地，士兵們正在構築防禦工事，在高地上 領袖用望遠鏡瞭望對岸敵陣之後，指示趙團長懸崖附近鹿柴設置要加強，民運工作要切實配合，要愛民，要使老百姓瞭解自由生活保障，就是要協助國軍消滅來犯共匪，生命、財產才安全；不僅要出海漁民供應敵情動態，還要訓練士兵學習捕魚，化裝漁民一同出海，到敵陣去捕魚，使攻可克，使守可固。

領袖親自視察敵陣之後，回到定海官邸，召見防衛司令官石覺將軍，詳詢金塘島失守經過，領袖怒氣未息，手諭：「守軍師長朱式勤有虧職守，致金塘陷匪，交軍法嚴辦。」消息傳到三軍，各級指揮官立即加強工事構築、訓練逆襲反攻戰團動作，普遍在各軍、各師、各團、各營、各連、各排展開，士氣大振，下自伙仗，上自總司令，個個警惕，人人嚴守崗位，大量潛派諜報人員，向四面八方敵陣，監視匪方動態。依我當時所見，人人面部表情嚴肅，誠有「嚴陣以待」之勢。

定海臨時官邸除侍衛官之外，非經我親自陪同，任何人不得入內。十三日上午八時，朱式勤師長着整齊戎裝，胸前掛了七個勳章，請求晉見領袖，接受軍法制裁。我立即陪同朱師長先見

俞侍衛長濟時將軍，朱師長要領袖稟明當時敵我作戰實況。俞將軍勸說：「此時晉見，反而大不利，安心先到臺北軍法局待審，相機在領袖情緒好點後再為設法，你現在先準備詳細書面報告。」就此，朱被交給軍法處解往臺北，朱夫人與侍從參謀數度來找我幫些小忙，我僅能做到使朱將軍赴臺北途中，搭乘空軍班機的便利與照顧而已。

馬燈調是我們寧波民間小調，尤其在過年的正月間，更是大行其道，我所自編自唱的反共馬燈調，在於公餘之暇作為自娛，想不到我放在辦公桌上，被夏武官功權兄看到了，他與我合住一個房間，他要我先唱給他聽二遍，功權兄說：「先生有時候也喜歡唱寧波馬燈調，我拿去給先生看看。」這是總裁蒞定後第三個晚上，重要軍務均已處理完畢，既沒有廣播可聽，也沒有其他娛樂，就是看書、讀聖經、寫日記、靜坐、散步、召見部屬和批公文，夏武官將反共馬燈調呈給總裁看之後，要功權兄唱，後來據功權兄說：「先生要我唱給他聽，聽了之後，交關開心。」使我感到十分快慰，一生中有機會能使元首快樂，豈非光榮的樂事。

經國先生重視文康

七十五軍第六師師長曹永湘少將來訪，他要來晉見經國先生，我接待他在我房內等候，並立即去報告蔣先生，此時蔣先生與俞侍衛長濟時、夏武官功權正坐在前廳晒太陽討論問題，我對蔣先生報告：「第六師曹師長永湘求見。」蔣先

生問有什麼事？我說：「他沒有講明事由，但我想一定有要緊的事體，曹師長是很有作為的青年將領，可以同他談談。」經我如此說明之後，蔣先生首肯了，我即將曹將軍請出來，就利用簷下飯桌，請他們在二條長檯上落位，命我們省府衛士倒了二杯清茶，我即離開去處理膳食問題。回來時祇見蔣先生在連連點頭，曹永湘則第一點、第二點，大概講了十多點卓越的意見。他辭出後，蔣先生問我：「基光，舟山需要什麼東西？」我說：「最需要的是鼓舞士氣的精神食糧，既沒有書看，也沒有報讀，更談不到康樂活動，僅僅一張半開大的『浙海日報』由寧波搬來。」「誰在辦？」蔣先生問。我答：「沈友梅與陳英烈兩先生主辦。因為版面太小，敵後消息却很多，又副刊缺乏稿源，相當不容易，很是艱苦。」蔣先生又問我，還要什麼？我說：「爲了團結三軍，鼓舞士氣，要創新做法，成立一個陸、海、空軍聯誼社，做到三軍一家，如兄如弟，先要有場地，將各軍師康樂隊由後方（指臺灣各地）調到前方來，經常在社內演出，慰勞有功官兵，並招待有助於三軍的民衆，架起軍民合作的橋樑。爲使高級將領公餘有地方坐坐吃吃東西，辦理一個完整的餐廳；爲使海空軍小伙子們生活得活潑輕鬆點，買一套唱片，一星期舉行一次舞會，對士氣鼓舞大有作用。現在東門外一幢小洋房，大約可供六對人跳舞，王副總司令經常派虞爲少校，開了吉普到處找舞伴，出動回來的空軍小伙子橋牌已打得頭昏腦脹，就是想跳舞自相，我在基地康樂室裏有時看到二個空軍在跳過癮舞，看看有點

同情。」蔣先生聞此說，引起注意，立即告訴我：「回去立即派康樂總隊話劇隊來慰勞三軍。」我說：「且慢，首先請主任交代此間防衛部向海軍交涉，把碼頭潘家大屋的海軍倉庫撥出來，整理一下再來，同時請派有經驗的專門人才、勵志社的同志來主持。」

蔣先生再問我還要什麼？我說：「那就是女人與軍紀，關聯到安全問題。」蔣先生對這問題特別重視。我說：「歷史上項羽打仗帶了虞姬，國際間軍營中有軍妓營，人總是人，逃避不掉現實生活，此地是海島，老百姓職業離不開船，不是到外洋擄船，就是下海捕魚，一出去就是一連幾個月，此間大軍雲集，副食吃的是各色各樣的魚，性需要出於天然，一面是乾柴，一面是烈火，阿兵哥獻點小殷勤，出點小力氣，大阿嫂送滾鹹魚干，看眼，會一拍即合，如××鄉就發生這樣的事體，影響軍民感情，並被共匪利用上做反宣傳資料，這是一個大問題，不是小事體。」因此我說：「是否可到北投弄一百個女人來，軍官、士兵分開，專供有功官兵，但限制未婚無家屬者，有眷者三個月到臺灣渡假十天。」（後來的軍樂園產生，便是由此演變而成）。我又補充說：「還有就是軍紀維持問題，有部份不肖之徒，在港口向出入船隻收買路錢，十分危險，匪諜容易混入，最好能派憲兵來維持軍紀，並參加聯合檢查。」

蔣先生聽我報告之後，均認爲切合實際需要，答應研究後辦理。

安全措施兼及伙食

總裁蒞定海四天三夜，我侍奉 總裁以下文武百官，每晚僅能睡四個小時，隨時警覺，夏武官功權每晚十二時後就寢，午夜三時又起床，手拿電筒去查內衛警戒，我總一同起來，去查牆外警備。有一天午夜蔣經國先生見我手拿燈籠，腰帶手槍，又有電筒，叫我陪他去防衛部看石為開將軍。我說：「我把午夜後口令弄清楚，免生誤會。」其實蔣先生已與石司令官連絡好，但沒有約定時間。走在路上，深夜裏伸手不見五指，燈籠在前二個人身影搖搖晃晃，崗哨口令再三，碰到不平的石板，還發出咕咯聲音。到司令部石司令官正與楊參謀長在等候，我陪蔣先生進入石將軍辦公室，楊參謀長與我立即辭出，我在楊將軍辦公室等候，蔣先生恐我久等疲勞，命我先回去睡覺。石司令官說：「李科長你先回去，等會我親自送主任回去，你放心好了。」石司令官一面命令章參謀派吉普送我回去，我說：「不敢當，來是步行，反正我口令曉得，還是走回去好了。」到陳家大屋，東方快發白，無法再睡。總裁等今天上午九時要乘專機返臺北，我要準備一切，尤其我與功權兄同室，一回房，必驚醒他，到廚房先喝一碗豆漿，就在灶邊取暖閉閉眼睛，養精神，人雖疲勞但是「一點睡不着，總覺得心裏有責任，蔣先生是我送去，我應當去接他回來。天已放光，我駕了吉普到防衛部門口，石司令官正在命侍從參謀找司機，見我去接，讚揚我負責任又能苦幹。經國先生也很開心，一再說：「對不起，對不起，你太辛苦了。」歸途中他要我與陶一珊、張師二位長官連絡。我說：「兩位都熟

，陶先生很喜歡我。」我又乘機建議搶救大陸青年與大陸物資，均蒙採納，指示：「提供書面可行辦法。」

總裁等一行六十餘人在陽光普照之下由定海機場乘專機起飛，陳誠長官與郭參謀長繼續留在定海，我又奉周主席面諭：「移到海軍招待所去侍奉陳長官等。」總務處王處長於核銷賬目時說：「侍從室一共每餐祇要開五桌飯，你每天每餐加開一桌，這樣浪費如何報得銷這種混賬？」我說：「我怕匪諜混在其中，下毒於菜內，多花幾文招待費事小，出了毛病國家失去領導中心，會亡國的；親愛的王處長，我所加一桌菜都是臨時安排的，叫做菜與服其他勤務的士兵，菜打出後，由我抽樣拼出一桌來命他們先吃，十分鐘之後，再正式開飯，請侍從室文武百官吃。」我這一番苦心，祇有主席與夏武官曉得，連俞濟時將軍也認為我不禮貌，客人未吃雜兵先吃，而且說廚房內太雜亂無章，後來經我說明之後，也不加可否，但是明白了實情，同時也加強了侍衛官的高度警覺性。

指揮改組登步大捷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決定在舟山成立指揮所，由郭悔吾將軍出任舟山指揮所主任，陳保泰任秘書長，曹永湘為參謀長，浙江省主席由防衛司令官石覺為開將軍兼任，浙江綏靖總司令部也移交石覺司令官。原則已定，正在改組聲中，共軍進攻登步島，這是十一月三日傍晚。當夜戰況劇烈非凡，周主席午夜叫我起來，先命我與空軍王副

總司令叔銘連絡，再與石司令官保持電話暢通，我祇聽主席對石司令官說：「務必命令守軍堅持到拂曉前，誘部份共軍登陸，惟需堅守原陣地，我與空軍王副總司令已連絡，飛機已準備，東方發白時即出擊，環繞共軍側背在空中循環掃射攻擊，六十七軍今天下午可抵沈家門，五十二軍亦正在基隆上船中。」周主席因血壓高，一再向蔣公申請調職治病，但往往在戰況最劇烈時，沉靜、穩妥的戰術指揮是聞名的。主席電話放下不久，祇聽得定海基地中飛機一羣羣起飛向沈家門、登步出擊，而以轟炸機也跟著爬上天空，廿分鐘後空軍戰報來了，登陸了的共軍大部就殲，共軍船隻亦被炸沉，我軍士氣大振，奠定登步大捷的基礎。這是卅八年十一月四日上午的事。

經國先生撫慰軍民

舟山空軍基地供應隊周隊長電話裏對我說：「小李，趕快報告主席，經國先生乘了吉普離開基地啦，他下飛機一付喜悅神情對我們說：『大家辛苦了，總裁要我來慰問大家，我現在立即要到登步島，去慰問軍民們。』」小李啊！快點準備交通工具。」我說：「OK！可愛的老油條！晚上請你在紅房子裏跳華爾滋，電燈公司裏的秦蕙小姐我打電話去代你約，你要自己開車去接。」周仲瑜樂了，在舟山有舞跳祇有東門紅房子，也叫做空軍小小俱樂部。

當我接到周隊長電話之後，首先報告周島主席，再電海軍小八艇隊長李連輝少校（後來出任高雄港務局局長），請速派機件良好，人員忠

勤靈活，武器齊備小砲艇一艘備用，立即作油料裝備檢查，廿分鐘內起航，李隊長立即派熊秉誠中尉艇長在定海碼頭候命起錨。

經國先生偕秘書蔡百里先生駕車到司令部，與周碧、石覺兩將軍會面，聽取戰況報告後，即乘車前往海軍碼頭，由我隨侍前往登步。在艇上蔣先生先開口對我說：「李基光你要的事物（寧波話即指東西），康樂總隊的話劇隊下午飛來，書報、雜誌、運動器具，還有許許多多吃的、玩的東西，都很快會到此地，給將士們分享，我辦事體快伐？」蔣先生用低沉而有磁性的家鄉語，對我開着玩笑，我當時內心的喜悅與感激，衝口說出一句：「儂勿快，哈人快，儂要繼承道統，讓國家民族有復興希望。」經國先生本來藉着勝利，面孔顯出愉悅神情，聽我說出這樣一句加重他責任的衷言，面上立刻收起笑容，也沒有回答，遙望大海，我想他一定在深思：「勉壯志，復河山」，為領袖分勞憂，為國民擔付託。我這句話，相信蔣先生還是第一次聽到，我的地位雖低，但是崇敬與勉勵作用是一樣的。

走上登步，士兵們正將犧牲殉國的官兵用擔架抬到荒山地去掩埋，匪屍也一併埋葬。老百姓被砲火所殺傷的，婦女們哭哭啼啼，家屬們扶着棺材去埋葬。蔣先生對老百姓用寧波話一處一處慰問、安撫，喪家之人無心聽慰言，當我告訴她們：「這位是蔣總統的大公子，蔣經國先生」，大家立刻勿哭了，反而連聲「謝謝……蔣先生，介遠路，臺灣來看阿勒（我們），真正勿敢當。」

蔣先生對被難家屬說：「共匪消滅了，家鄉保住了，好安居樂業過自由生活了，犧牲了家裏的人請勿要難過，也等於為國犧牲的，同打仗的軍人一樣光榮，我會請縣政府替你們修房子」。

大家點頭說：「謝謝蔣先生關心。」這樣子整整在島上有四小時之久，自前哨陣地到後方民家各處慰問，確實辛勞。好像記得連飯也沒吃。下午到沈家門，有一艘太字號兵艦、一艘補給船拼靠在一起，康樂隊也及時趕到了，蔣先生對我說：「李基光一道慰勞海軍將士去，怕浪伐？怕苦伐？」我說：「家父名叫李潮海，一生在潮水裏海洋裏撐船，做三北輪船公司的買辦，我從小跟了父親到漢口，到寧波，浪怕我，我怕餓，唉！吃飯也忘記了，上兵艦去吃蛋炒飯。」我的自說自話引起周圍的人大笑。上了兵艦，受到海軍將士們的熱烈歡迎，甲板上架了布篷，隨去的康樂隊員有傅碧輝、梅冬尼、金超白、丁寧、陳麗雲、劉碧琴（後來曾任民族晚報的名記者劉晴小姐）、董心銘、龍芳、葛香亭、穆超，還有許多位我也記不得了。蛋炒飯倒沒吃到，海軍同志要我主持節目。首先恭請蔣主任致慰問詞，接着合唱愛國歌曲「消滅朱毛殺漢奸」，又表演舞蹈，我以兵唱兵的方式，差不多人人輪到，海軍小伙子，調皮搗蛋活潑是有名的，一致不停鼓掌要求經國先生單獨表演唱歌或講笑話，結果經國先生獨唱童謠「兩隻老虎」，引得大家跟了唱，也使大家笑痛肚皮，康樂目的完全達到。二個半小時慰勞工作在搖擺不停的海浪上舉行，尤其暗淡發黃的燈光，使我印象十分深刻，歸途上我對車旁的董

心銘兄說：「主任為挽救國家危亡，不辭辛勞，不分晝夜，不怕風浪，不怕砲火，來到戰場，又到海上慰問三軍，真令我欽佩而敬愛。」

周碧上將調回臺灣

周主席自抗戰開始，八一三在淞滬戰爭中，任第六師中將師長，我那時還是護送上海市民所捐贈的慰勞品到前線，又將受傷官兵運回上海租界後方醫院的戰時服務童子軍，就是這樣開始認識。為了遵奉領袖「抗戰到底」的號召，我就決心「服務到底」，因此在淞滬、南京、台兒莊、武漢、宜昌、沙市、鄂西諸戰役中，我都追隨着他老人家。後來，我考取軍校第十七期，他由師長升到七十五軍軍長，而再升廿六集團軍總司令，最後任浙江省主席兼浙江綏靖總司令，他對待我特別愛護；我厚承鼓勵獎勉，決心吃苦耐勞，力求上進。當我陸軍官校畢業時，消息傳到他耳朵裏，他以專電將我由第五戰區調到第六戰區，愛我之深，如同慈父。而我追隨左右，不僅他老人家生活起居、前線後方、保健與安全我均盡心竭力侍奉，周將軍常將他在家族中有所苦悶亦常向我傾吐。當他把浙江綏靖總司令和省府主席職務移交給石為開將軍時，我被郭梅吾將軍與石司令官留在舟山，發表出任舟山陸海空軍聯誼社總幹事，仍兼省府交際科長。另一方面，總統府資料組（國家安全局前身）我有一個直屬通信員名義，由陶一珊先生領導我。又兼着憲兵司令部舟山調查組督導員，由曾建人先生與我連絡。正可以說任務相當之多，工作必然更忙。但是周主席

奉公離舟山對我個人來說，實在依依不捨。王叔銘將軍派二架專機供浙綏總部離職人員使用，高級將領赴臺者有柳際明、陳寶麟、趙謁輝、馬公亮、裘集成、羅揚鞭、胡樟茂、韋保泰、王庸、王源根、呂鶴才、史淵、李世昌、周奇、包振楣、王文貴等。主席與我共乘一架專機，其餘上述諸公乘另一架專機。我們當天抵達臺北松山機場，中央日報王介生兄、新生報何漢章兄及各報記者來接。而另一架飛機因升空後，脚架收不起來，降下修理，等到第二天再飛，嚇得大家心驚肉跳。周主席先住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一四五巷一號，後移到一〇三巷二十六號。

在臺北侍奉周上將五天，應民本電臺的臺長袁鳳學兄之邀，作了一次上海陷後匪情動態與民衆失去自由的實況報導，周主席親自與其全家人仔細收聽，並在事後獎勉我。當我再赴前方時，訓示我，要特別當心，處事爲人，以誠篤謙恭，要注意保養身體，注重飲食，親切訓勉之下，我因電催，搭空軍班機直赴定海。

組陸海空軍聯誼社

以舟山本島中建築最雄偉、設備最齊全、地點最適中的南門外潘家定海大廈作了陸海空軍聯誼社的社址，社內設置計有：旅館部、中西兩個餐廳、舞池、音樂室、兵兵房、書報閱覽室、話劇演出舞臺、高級將領交誼室、新聞記者接待室、電影放映室、照片展覽室和沐浴大池等。另在定海縣中及水產學校借用足球與籃球二個場地，在軍中挑選能任勞怨，能犧牲小我，且多藝多才

的服務人員如林友良、金如霖、唐尚義、沈仁卿、徐匡會、顏萬里、周福生、方仁、朱福照等四十餘位第一流優秀人才，展開對三軍作最佳的服務。

舟山自大陸撤退以後，裝甲兵有一個大隊駐防在定海四週，由周本立中校負責指揮，是小型的日本式戰車，作過一次戰團演習，我陪侍蔣經國先生、石覺將軍、蔣緯國將軍等前往參觀過一次實彈射靶演習。同去的尚有魏景蒙先生、中央社陳叔同先生、中央日報劉毅夫先生、全民日報馬克任先生（現任紐約世界日報社長）、新生報李慰榮先生（現任臺灣副總經理）等臺灣各報社派駐舟山的記者。以及菲律賓新聞界華僑領袖，大中華日報社長柯俊智先生、總經理蔡雲欽先生，總編輯鄭鶴飛先生，駐臺辦事處主任洪長恭先生（已故），還有抗日旅菲義勇軍指揮官丁玉堂和定海縣長吳樹霖先生等。當時中國電影製片廠名攝影師華慧英還攝錄有電影與照片。

經過登步戰役，指揮官們體驗到戰車駐防之重要性。演習完畢，在歸途中，經國先生與緯國將軍二位賢昆仲，乘坐我駕駛的吉普車，緯國將軍宣佈世界最新型猛犬式戰車即將抵臺，裝甲兵更新裝備，首先考慮到舟山，擬派一個加強大隊和一位資深指揮官來此，惟一考慮的路面太狹，抗力不夠。我聽到這句話對緯國將軍說：「祇要加強軍民合作，築路不成問題」。經國先生立即對我說：「你的聯誼社又要增加一份工作了。」我說：「我正有這樣一個設想，先從愛民工作着手，希望新到的全體裝甲兵能支持我，我就有辦

法。」緯國將軍拍拍我的右肩說：「裝甲兵要你多操心，多爲他們作些康樂活動工作。」我說：「保證做到皆大歡喜，而且要使全島軍民，人人敬愛裝甲兵」。緯國將軍發出疑問：「李總幹事這話恐怕辦不到吧，你有什麼妙計？」我說：「我祇希望新補充來的裝甲兵到定海那天，首先接受我們的三軍及民間代表歡迎大會，我就有辦法做到，至於什麼程度，那就要看裝甲兵今後對我的配合程度而定了」。緯國將軍立即答應我：「我派路指揮官與你密切連絡，看你的表現了。」

解決洗澡用水問題

舟山千島，百島，島島環海，海水是鹽質，鹹水不能飲，也不能洗澡，吃水靠雨天下落下的水積儲飲用，但量太少，當然不能用以洗澡，飲水是很大的苦楚。我要爲三軍服務，假使能將洗澡問題解決，三軍官兵看見我，會將我當親家，親家講閒話一定比怨家有力量。我有一個不怕難的特性，當一個問題發生的時光，我總用三部曲解決之：(一)動腦筋。(二)想辦法。(三)解決問題。首先我巡視聯誼社四週有幾口水井，我發現左側方的一口水井，離人家較遠，使用的人家少，井水涼而清，水源有了，如獲至寶。我想如果用人工吊一桶一桶不知吊到幾時？心裏又傷感情了，唉！窮則變，變則通，無中生有，有了！自言自語，去找何海濤去。何海濤是街頭的雜貨商，兼負救火會公益事業，把救火車抽水幫浦借來，豈不是問題解決了嗎？一股衝勁找到何海濤的家，請他下禮拜看五十二軍話劇隊演出的「精忠報國

「老何是個小胖子，胖的人比較容易講話，比常人隨和些。何一見我就說：「總幹事，哈風（舟山土話，意即作什麼風），把儂吹到阿拉地方來，請坐！請坐」，熱烈的招待我，我開門見山對老何說：「救火車借給我用三小時試車，幫我一個大忙，汽油由我送給你們」。何海濤準時將救火車連同皮帶送來，一試當然靈光。我又立即加緊命泥水匠，限期將大浴池完工，要在七天內可以使用。我又函請五十二軍政戰部陳主任與康樂大隊長楊銳上校，準備歡迎裝甲英雄，演出話劇「精忠報國」。又忙於發送陸、海、空、勤、警、憲、政、教、商各界代表欣賞話劇參加歡迎大會。在舟山有話劇看，是一種難得的機會，凡能來者，皆屬有功，或者職位高的一流人物，也可以說是有代表性的領導人物。

舞臺裝置完成，浴池按時完工，熱水燒好，人員早經訓練，使用的一切毛巾、拖鞋無一不備，完全上海式洗澡堂，雖比不上臺北的安樂池，也相差不遠了。試用之日，我請石司令官、楊參謀長及其他首長們來試洗，大家認為這是一大福利措施，石司令官指示我：最好將階層分開，將官管將官、校官、尉官和士兵也各分開。照理說，石司令官的意見完全正確，但是為了鼓舞士氣，我在官兵代表大會上強調：人與人之間，地位是藉着各人的成就與奮鬥，自然形成高低，但是今天在前線，面對國家的貢獻，每個人忠於國家的心應當是一致的，因此我說革命人格是平等的，享受洗澡應當不分階級，進了澡堂脫卸褲子那一個都是一樣，這些話我當時沒有膽子向石司令

官說，但在官兵大會上臨到我發言時，我面對全體官兵說出了我心中的話，曾引得一千五百位代表熱烈掌聲，石司令官在臺上，哈哈大笑而頻頻點頭，真是大將風度，但他也深為同情我的苦心所在。

裝甲兵與軍民合作

劉景揚總隊長，駱福全副總隊長兼舟山裝甲兵指揮官，率領最新裝備的裝甲部隊全體官兵到達定海，選派代表百位接受各界歡迎大會。首先由我代表陸海空軍聯誼社全體同仁向全體裝甲英雄敬獻錦旗壹幅，上書：

「蒞舟裝甲英雄惠存：
攻必克 守必固

陸海空軍聯誼社總幹事李基光率

全體同仁敬獻」。

接着由我們恭請郭主任梅吾將軍致歡迎詞，再由蔣緯國將軍致謝詞，儀式簡單隆重，然後開始洗塵宴會，接着每人一只滷蛋，一塊五花紅燒肉，一根黃魚，一點青菜，排排坐在舞臺前面吃「便當」。話劇欣賞開始，由我介紹全體演員，有岳耀遠、鄭菲、鄭霖、周經武、王熙棟、王慕光、王亞光、孟滌塵、杜家棟、沙麗文、敏鍾等數十位男女名演員。利用啓幕前我對裝甲英雄提一個簡單的要求，我說：「我們大家非常高興，也非常榮幸，蔣司令親自光臨，由劉總隊長，駱指揮官選派代表參加歡迎大會，我們沒有好的招待，但是各界代表都以敬愛之心歡迎全體裝甲兵同志，我想大家心裏已經有一種三軍一家

，如兄如弟的溫暖感，關於這一點我要報告各位，舟山軍民人人都有一種生死與共，禍福共享的觀念，因此大家都有一種守望相助，打仗互助，生產報國也互助的風氣。今天我代表舟山一般較低階層的軍民，提出一個要求，希望各位同志回去以後傳給弟兄們聽，其實非常簡單，祇要有一顆助人為快樂之本的心，就會做到。今後如裝甲兵需要別人幫忙時，就會一呼百應，力量集中，車到路成。」劉景揚將軍和駱福全將軍坐在第一排眯眯朝着我笑，彷彿已經體會了我的意思。我接着說：「我現在請問各位，當你們因公由陣地出發進城，沿途看到其他部隊的伙伕或弟兄，甚至於老百姓，肩挑擔，手提箱，你們不肯稍為煞一煞車，問一聲：同志！或朋友！要不要搭我們的車子進城好嗎？我相信走得滿頭大汗的同袍，一定高高興興接受你們的照顧，這樣做法，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得道多助的目標會很快達成嗎？」我的話尚未講完，坐在前十排的裝甲英雄熱烈鼓掌，並且有一位中尉（可惜我當時沒有記下他的名字，但我後來得知考取留美了）站起來說：「總幹事這一個建議，相信我們的指揮官很快會下達命令，我也自信我們一定澈底做到。我覺得舟山軍民十分合作，聯誼社給我無比的親切與溫暖，我代表我們的同志謝謝各界招待，我更謝謝總幹事的熱忱愛護。」我心中十分高興，我總計花不到一百五十銀元券招待費，為定海環島公路投下了一筆巨大資金，重型戰車可以靈活暢通了。

歡迎大會之後，第二天一大早就步行出西

門，走了五公里路，看看進城買菜、買日用品的裝甲兵卡車，有沒有兌現昨晚的諾言。真行！我在歸途中與一位挑魚的行販一面走，一面談家常，後面一部卡車突然停在右邊，喂！老鄉要不要搭便車，我們十點鐘回來。前坐二個士官，其中一個上士，正是昨晚我們社內的佳賓。我不認得他，他却認得清我，叫我總幹事，請到前面來坐，你倒說幹就幹，昨天晚上我們還沒回隊部，指揮官的命令已下達，要大家各隊駕駛兵做到。我心裏真正開心，但當時我有一個感想，假使國家的幹部個個肯負起實幹的責任，相互勉勵，我們大陸怎會失得如此之快？回到聯誼社將我所見實況，告訴鄧鶴飛先生，他寫了一篇特寫由中央日報在臺北刊出。我也立即向駱指揮官表示敬意，謝謝他們對軍民合作重視，做了一個好的開始。以後舟山老百姓個個叫「裝甲老爺」真好，舟山人叫阿兵哥為老爺。

重型戰車到了舟山，沒有辦法活動，勉強強強進了陣地，却動不得也，哥哥！因為路基鬆，路面狹，一有戰爭不僅不能打仗，反而有待俘的危險。裝甲兵向防衛部提出請求，路面加寬，路基加厚，防衛部認為有此必要，下達命令，除各軍各師的工兵部隊為主幹外，還有龐大的潛力，就是舟山老百姓。經常徵用民伕，常要勞務政府警察局屬下的警員們東催西喚，可是一聽說為裝甲兵開路，真是一呼百應，羣策羣力，環繞全島的五百里公路，短短不到三個月功夫，依照預定時間完成。舟山老百姓拆房子不算，還拆了祖宗坟墓，拿石板來填路基。

大鵬劇團舟山公演

由馬桂甫（醉客）率領的

空軍大鵬劇團到了

定海慰勞黨、政、軍、警、商、學各界，我奉命接待他（她）們。記得演出場地在定海縣立中學，劇目有戴綺霞與醉客主演的「劈放」，在演出過程中，深得各界好評。我代表省政府以五千元袁大頭慰問大鵬全體朋友，我與「醉客」訂交於定海，現在我要到鳳凰廳聽歌，留好的座位，一只電話過去，他會留票等候，交情不是一眼。王老虎公餘之暇喜歡平劇，沒有角兒時他會找康樂隊內的小朋友們來一小時清唱，七十五軍的胡慧君小姐青衫唱得不錯，常被邀請參加，邀人工作經常落在虞為兄身上。虞當時是少校飛行官，服參謀業務。對於空軍將士的康樂活動，我比較印象深刻的有三大隊八中隊姚中隊長兆元兄所率領的一隊飛虎英雄，屬下如徐君毅（後來曾任中華航空公司董事長的特別助理）、盧錫良，當時是分隊長，出擊山東半島、滬杭甬各要點為家常便飯，登步保衛戰也盡了大力。（國家自U2偵察機到臺灣以後，盧錫良是第一批執行，駕U2往返大陸領空無數次的英雄之一，後來任中華航空公司研究發展委員）。還有姚育才，他是魁偉的英雄型人物，打完仗就想打籃球，不然找我擺龍門陣烤火。姚兆元兄已升將軍，曾任空軍官校校長等要職，其他如第一大隊，第四大隊，轟炸機大隊，都是我聯誼社的特客，個個朝氣蓬勃，打起仗來真像老虎，跳起舞來也像老虎。小伙子們恨不得把舞伴的腰抱斷，戰地缺乏女性，

誠如軍中俗語云：「三個月不見女人！將老母豬當貂蟬」，此話誠不假。

社至剛賞我一耳光

防衛部安排的官兵大會於民國卅九年五月初在舟山革命幹部學院召開，由各軍、各師、各團、各營、各連，選出優秀士兵、士官、排、連、營、團、師、軍、司令部各級代表，人數有千餘人之多，場面之大可想而知。會議由石覺司令官親自主持，秘書長李守廉，下設：議事組，組長楊銳；總務組，組長莊心田；接待組，組長李基光；交通組，組長何綏；警衛組，組長范正非；協調組，組長杜至剛；康樂組，組長亦由我兼。會期一共五天，分工合作，籌備時間雖甚匆忙，但一切均在日以繼夜不斷努力之下，總算會議如期照開。經國先生非常重視這一個創新改進部隊戰力的代表大會，特於開幕那天由臺灣飛定海親臨致訓。為了安排康樂節目，我以各軍康樂大隊話劇演出為主，也可藉此機會考驗各隊的水準。為了爭取時間，我召集各大隊負責主管開會，協調演出日期，結果各大隊均有自信，一致希望演第一場，在互爭不讓情況下我建議抽籤最公平，大家無話可說一致同意。抽籤結果，五十二軍康樂隊演第一場，也即是開幕禮後的晚間七時半，當抽籤完畢有的隊均希望有一個準備的時間，並不希望真正在第一天演出，總算半途裏殺出一個程咬金，防衛部政工處處長杜至剛少將召我到大會辦公室，問我對話劇演出怎樣安排？我說

：「會議上大家都想演第一場，相持不下，結果用抽籤決定。」我立即呈他一張演出時間表，並對他說明，已發給各單位，貴處也有一份發去了。杜至剛充份暴露老粗動作，桌子一拍說：「不行，由我決定，第一場改××軍康樂隊演出，我已答應了某軍長，這面子非給不可，通知五十二軍改爲第二場。我說：「這！怎叫我說得出口呢？現在演出表已發到每一單位，第一場五十二軍，第二場六十七軍，第三場八十七軍，第四場七十五軍，第××軍剛剛到舟山也沒打過仗，祇不過想露一手而已，又爲什麼一定要演第一場呢？」杜老大哥天真地說：「人家要趁着蔣先生在此，恐怕主任後天要回臺北，要想抓機會，你這小子就不賣我的賬。」我說：「爲了這一點，我沒法子改變，我不願受四個軍來指責我，請杜處長原諒。」杜至剛桌子一拍，衝過來就給我一記耳光，並且推開門叫站崗的憲兵上來說：「憲兵你把李基光押下去，先關起來，交給軍法處，以違背上官命令辦他，條子拿去。」這時候陳叔同先生正坐在旁邊，我從容不迫地，對憲兵說：「戎忠義，你聽我的命令呢？還是聽他的？」「報告組長，我聽組長的命令」，這是憲兵下士戎忠義的肯定答覆。當時使杜至剛與陳叔同先生以及另外同仁一呆，我這樣暴露身份，照理會受紀律處分，但是出於自衛加上我的秉公處理，上面倒沒有說話。陳叔同先生看到我們演出的活劇，祇說「有趣，有趣！」這件事我照常按抽籤規定演出，但很快爲經國先生所知，他不問我也不提。事後杜至剛與我做了好朋友，但對他個人前途却大

受影響。

蔣夫人派專使勞軍

官兵代表大會收穫輝煌，士氣高昂，正如兵強馬壯，臺灣方面先後來到許多勞軍團體。日月潭毛王爺也率山地歌舞團前來勞軍，由前上海軍人之友社社長劉德銘少將策劃，對士氣鼓舞，收效頗宏。接着夫人手諭勵志社黃仁霖將軍屬下，王作民携款來定海，就地購入大批豬肉，分贈三軍各部隊。接着交通部長賀衷寒先生率領的臺灣各界勞軍團，還有由國外來的海外華僑，菲律賓大中中華日報社長柯俊智所率領的勞軍團，有蔡雲欽、丁玉堂、鄭鶴飛、洪長恭（已亡故）等先生，贈送收音機作爲康樂器材，對士氣鼓舞功效很大。龍芳再度率康樂總隊前來慰勞登步守軍，深更半夜演完戲，必須過海到沈家門，一無宿處，二無交通工具，三來，男女演員既冷又餓。我靈機一動，在沈家門憲兵隊，打一只電話給八十七軍參謀長張國威少將，請他支援，他立即答應，先到軍部休息，吃了熱粥（稀飯），又派大卡車乙輛送我們到定海。在車上怕吹風受涼，我發動大家沿途在原野上大唱反共歌曲，這一種特殊享受，正是朝氣蓬勃如少年。陸軍總部政治部主任蔣堅忍和何志浩兩位將軍，亦蒞臨舟山，鼓舞士氣與檢討各項重大問題。新聞界名記者如中央社陳叔同、石玉圭、方強原、中央日報劉毅夫、王介生，新生報李蔚榮，全民日報馬克任，中國電影製片廠華慧英等相繼來到，以上貴賓均由我接待食宿，並供應資料，發佈新聞，安排節目，做

得皆大歡喜。我之所欲，在增強戰力，因此我亦交了許多有革命感情的朋友。

劉玉章軍長所領導的五十二軍誠有「攻必克，守必固」的光榮戰功，平時注重訓練，不論何種比賽，總要取得冠軍爲目的，劉玉章軍長在防衛部開完會之後，順便來舟山廳，邀我同往白泉鄉十字路軍司令部，並要我帶一只照相機，說當天下午三時全軍各單位射擊比賽優勝者領獎，邀我去做特別來賓，代他發獎。我真有受寵若驚之感，這場面僅在軍校受訓自己得獎時見過，而代表一個軍長發獎，真有手足無措之感了！但是這位將軍言出如令，不識抬舉反而更糟？！反正恭敬不如從命，也可借此機會去看看侯程達參謀長、陳主任、楊銳兄及康樂隊全體兄弟姐妹，豈不是一舉數得嗎？！另外帶了一個幹事與華攝影師拍些照片留念。

十字路發射擊獎回來，沈之岳先生邀我與綏靖總部情報處錢副處長正到他宿舍，三人小敘，藉此交換工作上的經驗與意見。之岳先生平時常來我們社內，每次相見總給我許多鼓勵，他的誠摯態度使我十分欽佩，尤其沉靜的處事方式更值得效法。他暗示將有重要使命落在我們身上，需要配合他的要求，那就是他們（保密局）所主辦的大間諜案中，前國防部次長吳石是匪諜內間，而另一個爲匪擔任交通的中年婦女，名叫朱湛之，因吳石案破而潛來定海欲逃往匪區，幸而稽查處莊心田處長及其他各單位通力合作，順利地在沈家門港外小漁船上抓了回來，以最迅速方法解送到臺灣受法律制裁，這是沈之岳先生發揮機智

，爲國家盡了心力的事實。

蔣公再度蒞臨定海

民國卅九年四月底，先總統蔣公已復行視事，再度蒞臨定海，此番蒞定隨員中已不見我的好友——夏功權武官，據陸軍武官吳維達說：「夏武官請求調空軍作戰單位，每天出擊偵炸大陸沿海，與保衛臺灣海峽領空。」我說：「真是壯志凌雲，前途有望，願上帝祝福他。」聞此之後，我個人默默爲他禱告良久。

隨員中有俞濟時局長、劉牧羣局長、海軍武官是魁偉高大的壯士人物，我忘記了他的名字。此外，記得還有曹聖芬秘書，此時我正忙得不可開交，二位最愛護我的長官蔣堅忍將軍與何志浩將軍，我亦沒法子好好招待他們，其中還有第六軍長艾驥將軍。舟山廳內真是將星雲集，我奉石司令官指示：「明天準備三百個座位，各部隊營長以上代表來此聽 總統訓話，還要在這裏吃飯，要準備得妥當，當然，閒雜人等不得入內，安全措施亦由你負責。」我奉命後立即召集部屬開會，並向防衛部總務處何綏處長調派幹員協助，另請憲兵營范正非兄調便衣優秀幹部參加服安全役，兼做雜差工作。寄宿在旅館部的，除蔣堅忍、何志浩、艾軍長三位將軍及陳叔同先生之外，一律暫請遷出。親自督導至午夜四時，佈置得整齊清潔雅觀大方爲止。再督導西廚房一切準備工作，總統 蔣公所喜愛吃的點心，核桃蛋糕由顏萬里大司務做好放在冰櫃裏。（顏萬里由我帶來臺灣，後來任統一大飯店西廚房總領班），檢查

完畢東方將白，接着召集憲兵營長與警衛營長開會，分配內外衛警戒，范正非親自率領精選思想忠純、儀表莊嚴、動作反應靈敏憲官兵一排，在領袖必經通路，舟山廳百公尺以內，直至會場

四週。百公尺以外直至臨時官邸銜接上警戒線。通令社內各單位主管，康樂活動場所與洗澡堂一律均暫停開放。座次安排，相當費苦心。以領袖爲中心分配各指揮官座次，石覺司令官在 領袖之右面，副司令官兼五十二軍軍長劉玉章將軍排在 領袖左面，我此舉基於五十二軍訓練嚴格，打仗勇敢，劉軍長雖屬粗線條人物，但是重視文化人，亦懂得用政治藝術來鼓勵軍隊士氣，同時也非常鼓勵支持我們陸海空軍聯誼社。

上午九時正，先總統 蔣公蒞臨舟山廳，先巡視廳內各處，由我陪侍到二樓總統套房，由華慧英拍新聞記錄片，胡崇賢兄與我拍照片。進入套房 總統問吳維達，開會在什麼地方，我在旁邊立即接口：「報告 總統，在樓下舟山廳內。」 總統見到我並聽到我口音，相差約半年時間，還記得我的面孔， 總統說：「你在這裏負責，很好，很好。」我知時間有限，不宜作詳細報告，呈給 總統一份業務項目表，請 總統有空時看，並報告：「現在會議時間還有五分鐘，請 總統下樓。」

總統就座前，廳內肅靜，由石司令官發口令向 總統報告人數， 總統面露笑容，連說：「請坐，請坐。」大家就坐後 總統開始獎勵「舟山各軍種，各部隊都能同仇愾，同心同德，消滅來犯共匪，造成登步大捷，振奮人心、穩固復興

基地，正告世界各國中華民國三軍要打回大陸去，你們的血汗沒有白流，我現在敬你們一杯酒。」（當時我興奮之餘有點着慌了，我沒有備酒，總統面前我祇放了一杯白開水）。 總統手持的

杯內就是白開水，大家聞聲均起立。人羣中有位同志，反應很快，立即答詞云：「謝謝 總統，我們勝利靠 總統英明領導，我們手中沒有酒，我們大家恭祝 總統政躬康泰，勝利萬歲！」接着羣起高呼：「總統萬歲！ 總統萬歲！」聚會進入最高潮， 領袖心中喜悅在笑容中可見到，杯中無酒，亦無一人怪我。

進膳開始，劉玉章軍長請 總統嚐嚐桃仁蛋糕，他自己却利用時機，作有條理的報告，祇見 總統點頭數次，此即說明，對劉玉章將軍加深良好印象。

計劃撤退安排周密

總統在餐會結束時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他說：「各位好，大家好，好，好，好，你們要更加強訓練，演習作戰時要研究登陸戰，要使士兵有登陸前利用船舶的知識，我們要反攻回去，我們要鞏固復興基地，祝大家健康，成功。」

我現在回憶起來， 總統當時所說的預言，都是含着深意。前美國駐華艦隊司令柯克海軍上將，那時也以顧問身份隨來，我以爲他來協助我們策劃反攻，但絕沒想到却是計劃撤退。今年年事稍長，體認更深，當時的臺灣正是風雨飄搖的浮船，大軍分散在金門、馬祖、海南、舟山羣島，尤其舟山的部隊正是久經戰役的主力，假使不

集中力量，在備多力分的情況下，加上共匪俄製米格機對付我們當時的 P-51 正是吃定了！但是話又得說回來，部隊作戰有形武力為人人所見的，人們殊不知我們間諜戰的無形力量，其功效勝過有形武力百倍，且不為人所知。我們警備總部保安處與電訊單位所合破的國際匪諜大間諜李朋案，相信盡人皆知，如果沒有高智慧加以充份利用使蘇俄迷惑，若在美國第七艦隊未宣佈協防前利用此時空，直接攻擊臺灣，此一局面又如何不堪設想？復興基地的安穩，舟山大軍有其不可磨滅的功勞，但是一仗漂亮的間諜戰，使蘇俄與共匪不敢用兵於臺灣海峽，這一節破獲國際間諜李朋案神秘歷史功績知者甚少，我應利用此機會報導出來留置國人心中，事過境遷，從事情治工作的無名英雄，心安理得，對得起領袖，對得起中華民族。

客串供應新聞照片

中聯社發起人莊心田、謝起、張行周諸兄均是舟山老戰友，定海當時為求生存，求自由者，到臺灣來的孔道、跳板，因此敵後消息特別多，諸位有識之士，特別籌組專門報導敵後消息的新聞機構，取名為「中國聯合通訊社」，得到石司令官的支持，很有貢獻。謝起、張行周兩兄，看中我要我作中聯社的攝影記者，正使我為難，實在沒法子兼，自己已經忙得不得了，那來的時間當記者。謝起兄的蓮花口才，說得我不得不接受，他說：「你的工作崗位就是新聞來源，你的攝影技術加以運用的話都是珍貴資料，別人走不進

、得不到的，你恰恰現成隨手可得，此忙不幫就不夠道義了！」我生平對朋友盡道義為我所守，聞此言，祇好拜受斯職。不過當時沒有支過一分錢車馬費，所貢獻的珍貴歷史鏡頭却不在少數，軟片、沖洗、人工、時間、車輛倒花了不少，但是覺得盡道義就覺得有深意。自兼任中聯社攝影記者之後，不負使命，有價值的歷史鏡頭我總不放過，供應國防部總政治部及各軍中刊物，以及臺灣全省各報刊。

因此郎靜山、水祥雲二位前輩，籌組中國攝影學會，假臺北市博愛路美而廉舉行成立大會時，拿我所攝五彩電影總統閱兵與舟山風光放映助興，並展出照片欣賞，後應國軍歷史陳列館徵求歷史文物，提供後未能留底，個人僅留私人家庭生活部份舟山照片了。

呆子搬家忘了太太

「舟山廳」三個字是陸海空聯誼社的簡稱，在聯誼社開幕時，由東南長官公署舟山指揮所主任郭悔吾將軍所題贈。上級沒有明確的隸屬關係與正式編制，出於我個人的構想，而形成一個臨時性適應三軍需要的，團結三軍，鼓勵士氣的發動機構。因此在防衛部撤退計劃中，參謀作業沒有建制的單位——陸海空軍聯誼社根本未列入戰鬥序列之中，真是危險萬分。直到我發覺街上行人稀少，而且沒有軍人到社內來了，這已是開始撤退第二天的光景，我心中已有異感，打電話到防衛部找李孔梯科長，說已到克難鄉去了，指揮部電話接不通？！

祇要是人，人總有感情，不論那一類人，尤其講忠義的革命軍人，情感特別濃，為什麼許多許多美人喜歡嫁軍人，因為典型的軍人感情真而親！

裝甲兵舟山指揮官駱福全將軍，他的戰車部隊都是重裝備，行動較緩慢，在海邊碼頭上船較困難，他將整個部隊登艇之後，念念不忘他的戰友——李基光。他原本想我一定已經上了船，但是他說不放心，還是要到社內來看一看人與景物，聯誼社曾經給他榮譽與鼓勵，他在那即將拔錨起航的特大號登陸艇上帶了副官衛士衝了下來，沒有吉普，步行到聯誼社。一進大門看到我與平時一樣在辦公桌上做計劃，做部隊反攻大陸上去，我們如何去慰勞！駱大哥見我如此鎮靜，忙把我一把拉起說：「總幹事！你不知道嗎？部隊都移動了二天，你還在陸中策計，慢了誤我大事，東西都拋棄，人員全部上我登陸艇。」我立即集合全社同仁，携行李上船：「呆子搬家忘其妻」，我們全社同仁四十二人除了有家屬必須返家接眷者在外，其餘均在裝甲兵照顧下分到很好的艙位，我心中總覺得少了什麼似的，心中勿安，突然想起，我的內人與三個孩子尚在城裏丁七房內（國民大會代表沈德亨的岳母家），趕緊下船進城將家人接上登陸艇，駱指揮官將大餐間讓給我們住，當太陽西沉前起錨，由定海碼頭航向沈家門出海赴臺灣，真是無限感傷，從此離家更遠，何日返家鄉？何時再見爹娘？！

五月十八日下午船到基隆碼頭，蔣緯國將軍偕其夫人蔣石靜宜女士及裝甲司令部高級幹部陳

守仁等到碼頭來接，我們因一時不知何去何從，祇好在船上待命。碼頭上將浙江省銀行銀元券一元兌換新臺幣三元，我真不知理財，大批遺放在社內的物資，不懂脫手求現，作為員工生活補助費，白白送給什麼人也不知道，現在身無分文，行不得也！哥哥！

向蔣夫人致最敬禮

五月十八日下午三點鐘，基隆港各碼頭上來往的部隊，正在卸物資裝備與武器彈藥，人聲喧嘩，摩肩接踵，在船上望到第一碼頭倉庫扶梯上，黃仁霖將軍手持話筒（擴大器）正在喊着請各位同志注意！喂喂之聲再三、再四，均不能引人注意，我又望到蔣夫人與經國先生亦在上面。我

由船上衝下，先向夫人敬禮，再向經國先生報告，我將部隊整理一下，經國先生點頭同意。我再向黃將軍行禮，接過麥克風，以標準陸軍禮節，先大聲高喊：「請大家注意……立正……現在，我們領袖夫人！前來慰問各位！請各位安靜！稍息……再聽我口令！立正……敬禮……，禮畢！恭請夫人訓話。」此時整個碼頭上鴉雀無聲，上萬軍民人等一律恭恭敬敬聆聽夫人訓話，我記得夫人說：「各位親愛的三軍將士，你們大家辛苦了！我今天代表 總統來慰問你們各位，大家不要氣餒，我們今天放棄舟山是爲了集中力量，確保復興基地，整軍勵武，待機反攻，要在最近期內完成我們反攻大陸的準備，我們要更勇敢，更奮發，面對救國救民的責任，領導全國同胞，消滅共匪……大家保重！」黃仁霖將軍與經國先

生陪侍夫人上車，夫人不斷以白手帕向三軍示意道別，我再發口令，「立正……敬禮……禮畢」！我又立即指揮三軍高唱「保衛大臺灣」，「消滅朱毛殺漢奸」等幾首反共歌曲，夫人又回頭，面向大軍，站在座車邊良久不上車，親睹士氣高昂，親聞歌聲雄壯，夫人欣慰。相信夫人回到官邸，面告領袖所見情景，領袖亦必欣慰。我內心更是喜悅，以最近距離親聆夫人訓話，親睹夫人丰采，在我個人生命史上是非常值得回憶的。我這一個動作所產生的無形功效，將舟山高昂的士氣表演在臺灣同胞們面前。

夫人上車離去後，經國先生被記者們包圍，要求說明剛才發口令指揮的青年軍官是什麼職位？什麼名字？經國先生告訴記者們說：「這個小朋友，在舟山前線表現得非常精彩，你們有問題直接問他好了。」拍拍我的肩膀說：「李總幹事，你下午到我辦公室來，我還有事要你做。」他的辦公室在那裏我也不知道，我祇好請示何志浩

將軍，由何中將陪我上介壽館四樓。主任交代我：「你把舟山的各部隊士氣傳揚給在臺灣的各部隊，你把舟山各軍的康樂隊排好的話劇演給此地的各部隊輪流看。你再把臺灣的影劇人組織起來，排練幾個劇本，演出話劇給舟山來的部隊看，需要場地你找王昇同志，需要經費你找宋時選同志，你有事找到我辦公室來，找不到我，有事可與肅秘書說」。主任對部下之信任愛護，任務交代之簡明令人無限崇佩，我敬謹接受使命，以後曾在鐵路局大禮堂與皇后大戲院分別演出，盡力任務達成。筆者以浙江省府陸海空軍聯誼社總幹事身份追隨長官。自舟山轉進復興基地臺灣本島，不久又奉派辦理警察參加陸、海、空、勤運動會，蒙前總政戰部主任今總統蔣經國先生的賢明指示，由於運動會的舉辦，提高了警察地位與陸、海、空軍各軍種相等，也加強了警察爲民服務維護治安的效率，詳細經過，容當另文敘述，茲不多贅。

奇人奇書 海內孤本 中華文化 珍貴遺產

清。金 天下才子必讀書

聖嘆評
 本書共收錄歷代才子傑作三百五十四篇，篇篇詳加批註，句句妙語如珠。精裝十八開上下兩巨本。定價每部九〇〇元。國外每部定價美金二十五元，另加掛號郵資。

中外雜誌社代售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